

WORLD CLASSIC MASTERPIECES SERIES

名著新译书系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全集



Hackbert. IL LIBRO UNICOMPLAZO
Non monta, ch  morir sono per bene
Sen de' bravi essi pur! Quando poi
A men tristi vultate rimirando,
Sotto una insegna unir tutti i *Spavento*
tafina

*The Short
Stories of Kafka*

[奥]

卡夫卡 著
彤雅立 译

... interesting social traditions, people and different cultures of the world. These
and symbols in it. This overview bridges all the civilizations and deals with spirit
of antiquity, women and m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myths, legend, warfare, and
sense the human interconnectedness, to catch the common or similar parts,
andings, and show the world people can know better each other.
... if you can make sense of this statement from author William Faulkner: "The

名著新译书系
WORLD CLASSIC
MASTERPIECES SERIES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全集

[奥] 卡夫卡/著 彤雅立/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全集 / (奥) 卡夫卡著; 彤雅立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387-5490-2

I. ①卡… II. ①卡… ②彤…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72257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策划 方伟
责任编辑 付娜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全集

[奥] 卡夫卡 著 彤雅立 译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官方微博 / [weibo.com / tlapress](http://weibo.com/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 sdwycbsgf.tmall.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240千字 印张 / 16.75

版次 / 2017年10月第1版 印次 /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2.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观察	001
乡间小路上的孩子们	004
揭穿一个骗子	007
突如其来的散步	009
决断	010
山间远足	011
单身汉的不幸	011
商人	012
心不在焉地向外望	014
回家的路	014
过路人	015
乘客	016
衣服	017
拒绝	017
为男骑师们考虑	018

临街的窗户	019
想当个印第安人	020
树	020
不幸	021
判决	025
司炉	039
变形记	065
在流放地	109
乡村医生	133
新来的律师	136
乡村医生	137
马戏场顶层楼座	142
往事一页	143
在律法的门前	145
豺狼和阿拉伯人	146
视察矿山	150
下一个村庄	152
一道圣旨	153
一家之主的忧虑	154
十一个儿子	155
谋杀弟兄	159
一个梦	161

致某科学院的报告	163
饥饿艺术家	173
最初的忧伤	175
一名小女子	177
饥饿艺术家	183
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	192
报章发表短篇	207
女士的祈祷书	209
与祈祷者的对话	210
与醉汉的对话	216
布雷西亚观飞机	219
青年的小说	227
长眠的杂志	229
《理查德与塞缪尔》第一章	231
巨响	245
寄自马特拉哈札	246
木桶骑士	247
附录	251
卡夫卡的遗嘱	253
卡夫卡年表	256



观 察

卡夫卡的处女作《观察》共收录十八篇短篇小说，写于1904年至1912年之间。1908年3月，卡夫卡在德国文学双月刊《许珀里翁》(Hyperion)上发表了八篇作品，即《商人》《心不在焉地向外望》《回家的路》《过路人》《乘客》《衣服》《拒绝》《树》，皆收录于本书。1910年3月底，卡夫卡在布拉格的《波希米亚日报》(Bohemia)上发表五篇作品，冠以题名《观察》。1912年12月，《观察》由恩斯特·罗沃特出版社于德国莱比锡出版。

致M.B.^①

① 即弗朗茨·卡夫卡 (Franz Kafka, 1883—1924) 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 (Max Brod, 1884—1968)。

乡间小路上的孩子们

我听见马车行经花园栅栏的声音，有时我也从微微晃动的树叶缝隙中望见它们。在这炎热的夏日，那马车的轮木发出了多么刺耳的嘎吱声！干活的人们从田间归来，发出阵阵笑声，实在令人心烦。

我坐在我家小小的秋千上，在父母花园里的绿树间休息。

在栅栏前，行人车辆络绎不绝。奔跑的孩子们一下子就跑远了；成群地倚在稻草车上的干草堆旁的男男女女们，遮住了花坛上的阳光，为花坛留下暗影；傍晚时，我看见一名男子拄着手杖缓步走来，女孩儿们手挽着手地向他走过去微笑致意，然后弯进路旁的草地。

而后，鸟儿霎时四散飞窜，我的目光追随着它们，看见它们一同飞往高处，直到我不再相信是它们正在飞升，而是我正在下坠，我手握秋千绳索，身体的虚弱使我开始微微摇晃起来。随即，我越发使劲地摇，吹来的空气已渐冰凉，飞翔的鸟儿也已消失，空中出现了闪烁的星辰。

在烛光下，我吃着晚餐。我时常让双臂紧挨木桌，疲惫地吃着涂上奶油的面包。粗网格的窗帘被暖风吹起，有时外面有人经过，想看清楚我并同我搭话，于是便用双手牢牢地握住其中一片窗帘。更多时候，烛火会很快地熄灭，在幽暗的烛烟中，成群的蚊子开始四处飞舞。若是有人站在窗外问我话，我看着他，像望着远山或只是望着空气似的，而他对于我是否回答，并不是很放在心上。但若是有人翻过窗台，告诉我其他人已经在屋前了，于是我就叹了口气，站起了身。

“你为何这样叹气？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不幸的或无法弥补的祸事吗？难道我们就要从此一蹶不振？一切就这样失去了吗？”

什么都没有失去。我们跑到屋前。“感谢老天，你终于出现了！”——“你总是迟到！”——“为何这样说我？”——“就是你，若你不想一起出去，就待在家里吧。”——“不能宽恕！”——“什么？不能宽恕？你在说什么？”

我们一头扎进了夜色中，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我们背心上的纽扣彼此摩擦，像牙齿一样相互碰撞，不久，我们保持固定的距离奔跑着，嘴里满是火气，像两只热带动物。我们就像古代战场上身穿盔甲的战士，踩着重步，高高地跳起，并肩冲进窄巷，然后两腿猛地使劲冲上了乡间大路。有些人走进了路旁的沟渠，他们才刚刚消失在幽暗的陡坡下，就已经站在上面田间小路上如陌生人般向下看着。

“下来呀！”——“你们先上来！”——“好让你们把我们推下去，我们才不干呢，我们还算聪明。”——“你们是在说，你们还真害怕，上来呀，胆小鬼！——“害怕？怕你们？你们是要把我们推下去吗？还是你们别有居心？”

我们发起攻击，胸前受到袭击，我们自愿坠落，躺在路旁沟渠的草坡上。一切事物都是同样温暖，但我们在草地上感受不到热也感觉不到冷，我们只觉得疲倦。

若你向右侧翻身，把手放在耳朵下面，这样便能很容易入睡。我们虽然想试着抬头挺胸站起来，却陷进更深的沟渠。要是横着伸出手臂，双腿斜蹲，欲迎风跳跃，便会更深地陷入沟壑。如此反复，不愿停止。

至于最终如何在这条沟里将四肢伸展开来，特别是把膝盖放平，好好睡上一觉，这一点我们几乎没想过。此时我们像得了病似的仰面躺着，直想哭。当一个男孩儿双肘紧贴在腰部，灰暗的脚底一跃而过我们的身体，跃上草坡来到路上时，我们眨了眨眼睛。

抬眼望去，月亮已挂在半空，一辆邮车在月光下驶过。风微微拂过，在沟渠的草坡上也能感觉到那阵风，邻近的树林开始沙沙作响。此时是否独处已无关紧要。

“你们在哪里？”——“到这儿来！”——“大家一起！”——“你躲什么，不要胡闹啦！”——“你不知道邮车过去了吗？”——“不会吧！已经过去了？”——“当然了，在你睡着的时候，邮车就过去了。”——“我睡着了，不会吧？”——“废话少说，一看就知道你还没睡醒。”——“但我的确没有。”——“过来吧！”

我们聚拢在一起奔跑，有些人手拉着手，由于是沿坡往下跑，头一点儿也无法高昂。其中一人喊出了印第安式的战吼，然后我们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飞奔，乘风跳跃。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停下来。我们就这样飞奔着，在超越别人时竟然还能将手臂交叉，从容地环顾四方。

跑到野溪小桥上时，我们停下了脚步，而跑过小桥的人也折返了回来。桥下的流水拍打着石头与树根，浑然不觉夜幕降临。何以没有人跳上桥的栏杆呢，其实没有什么理由。

一列火车从远方的树丛后面驶出来，所有的车厢都被照亮了，玻璃窗肯定都被放了下来。我们当中有人开始唱起了流行小调，可我们全都想唱歌。我们唱的速度比列车的行驶还要急促，并且挥舞着手臂，因为声音还不够响亮。我们用声音簇拥在一起，那样我们觉得快意。若有人把自己的声音混入了其他人的歌声中，成为合唱，那么他就像被鱼钩钩住了，无法脱身。

我们如此唱着，身后是树林，歌声唱给远方的旅人听。村庄里的大人们还醒着，母亲们在准备晚上的床铺。

时候已到。我吻了吻站在我身边的人，又同另外三个离我近的人握了握手，然后开始往回家的路上跑，没有人叫住我。在他们已经看不见我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我拐了弯，沿着田间小路奔跑入树林。我朝南方的那座城市跑去，关于这座城市，我们村里的人有这样的说法：

“看看那边的人！你们想，他们不睡觉的！”

“为何不睡呢？”

“因为他们不会累。”

“为何不会累？”

“因为他们是傻瓜。”

“傻瓜都不累吗？”

“傻瓜怎么会累呢！”

揭穿一个骗子

在约莫十点的时候，我终于和一个男人来到一幢华丽的宅邸前，我受邀来这里参加聚会。这个男人是我之前匆匆认识的，这次意外偶遇，又结伴同行，一路上，他拉我到一座花园里四处转悠，花了两个钟头的时间。

“差不多了！”我一边说着，一边击掌作势，表现出想要离开的急迫心情。之前我已做过一些其他的动作暗示。我觉得好累。

“您现在就要上去吗？”他问。我听见从他的口中发出的一些声响，像牙齿相互敲击的声音。

“是的。”

我马上告诉他，我是应邀前来。毕竟，我是受邀去那幢宅子里，我希望我已经进去了，而非一直站在楼下的大门前，看着眼前这个人。而今我与此人静默不语，仿佛我们决定了要在这个地方停留许久。此时，周围的房屋加入了这场静寂，笼罩着它们的黑暗以及夜空里的繁星也都沉默不语。暗夜中不可见的行人的脚步透露了去向，却无人理睬；风不断地袭向对街，一架留声机在某个房间紧闭的窗后歌唱——在这片静谧中这些声音都清晰可辨，仿佛在宣示它自古以来、从今而后的所有权似的。

我的同伴以自己的名义加入了它的行列，在微微一笑之后，也以我的名义表示顺从，他沿着墙面向上伸出右臂并把脸靠上去，闭起了眼睛。

然而，我无法一直看完他的微笑，因为一阵羞耻感忽然袭来。原来通过这个微笑，我已经认出他是个骗子。我在这座城市已经待了几个月，曾自认为对这些骗子非常了解，了解他们如何在夜里的小巷中伸出双手，像酒馆老板一般向我们迎面走来；了解他们如何在我们所在的广告柱附近玩捉迷藏似的流连闲荡，并在圆形的广告柱后面至少以一只眼睛窥探；了解他们如何在十字路口，趁我们踌躇停顿时，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人行道的边上！我非常了解他们，他们是我在城里小酒馆里最先认识的熟人，感谢他们展现的坚定与执着，我才首度见识到一种不屈不挠，我确信它们存在于世上，而我已开始感觉到它们在我的身体里了。他们执着地站在一个人的面前，即便那人早已逃跑，即便早已没有可攫取的东西！他们不放弃也不自认失败，却还是看着那人，即使眼神间隔遥远，却依然有压迫性。他们用的手段始终一样——大咧咧地挡在我们面前，尽量叉开双腿，意欲阻挡我们前往我们要去的地方；在他们的怀抱里为我们准备好符合他们心意的住所以顶替我们的屋子；若我们发自内心抵抗，他们会把它当成拥抱，将脸与身体都凑过来接受这拥抱。

这些把戏在我这次和这个人长久相处之后才认清。我摩擦指尖，想要抹去羞耻感。

而我的同伴却依旧靠在那里，仍以为自己是个成功的骗子；那对于自己命运的满足之情，使他光滑的双颊红润了。

“我认出来了！”我说着，一边轻拍他的肩。然后我急忙上楼，楼上前厅的仆役们莫名忠诚的面孔像一场美好的惊喜，使我高兴起来。我挨个儿打量他们，这时有人为我脱下了大衣，掸去靴子的灰尘。

然后，我深吸一口气，昂首阔步地走进大厅。

突如其来的散步

若是你晚上看似终于决定留在家里，并已穿上便袍，在用过晚餐后坐在有灯的桌旁，打算做点儿事情或下一盘棋，结束之后按习惯上床睡觉；若外面的天气不怎么好，那么待在家便成为理所当然的事；若是你已枯坐在桌旁许久，那么突然起身离开势必会令人吃惊；若是楼梯间已一片漆黑，而且房屋大门也已被锁上，尽管如此，你还是因为突如其来的不快站起身，换下便袍，立即穿戴成上街的模样，解释说自己得出门，简短道别以后也这么做，“砰”的一声迅速地关上房门，以为因关门时发出的声音，会或多或少惹人恼火；若是你再度置身街巷，你的四肢，以特别轻快灵活的动作来摆动，作为对这场不期而获的自由的回报；若是通过这次决定，你感觉到所有决断的能力在自己身上汇聚；若是你比寻常更加意识到自己拥有比所需的更强大的力量，能轻松地做出最快的改变，并有能力承受它们；若是你就这样沿着这长长的街道奔跑而去——那么在今晚，你就完全地走出你的家庭，让你的家兀自航向无有实存的空洞。此时，你的轮廓黑白分明且表情坚定，而你用力地一拍大腿，让真实的身姿显现出来。

在这深夜时刻，若你能去探望一个朋友，看看他过得怎么样，一切的感觉就更深刻了。

决 断

要从一个悲惨的处境中振作起来，想必自身有充足的能量，将会是很容易做到的。我猛地从椅子上站起，在桌旁绕行，活动活动头与颈部，眨巴一下眼睛，并绷紧双眼周围的肌肉。让各种感觉活动迎面而来，狂热地招呼即将到来的某甲，友善地容忍在我房间里的某乙，吸取某丙将要说出的一切话语，尽管痛楚与忧虑像一列长长的火车似的驶进了我的身体。

尽管这样可行，所有或容易或艰难的事情，还是会因为每个无可避免的错误而停顿，而我只有绕个圈走回去。

所以，最好的建议还是——忍受一切，让自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若感觉自己被往前吹，别让不必要的步伐被引诱着迈出来，用动物般的眼神注视他人，不感到悔恨。简言之，用自己的手压制住生命中仍残留的鬼魅似的东西，好让最后的、如墓地般的安宁绵延，除此之外，别无存有。

在这种状态下，一个充满性格特征的动作，便是用小手指头捋了捋眉毛。

山间远足

“我不知道，”我悄声地喊着，“我真的不知道。若无人来，那就是真无人来。我没有伤害过人，也无人伤害过我，但却无人愿意帮助我。这纯粹是一群无人。可是，事情也不是这样的。只是无人帮我罢了——要不然，无人将多么美。我会非常乐意做一件事——何不跟这一群纯粹的无人们一起参加某个旅行团，来场短途旅行呢。当然是山间远足了，不然要去哪里呢？瞧，这些无人们簇拥在一起，勾肩搭背，许多双脚以细小的步履交错！可想而知，他们都身穿燕尾服。我们就这样欢快地走下去，风穿过我们身躯之间的空隙，嗓子在山里将自在舒展！奇怪的是，我们竟没有人唱歌。”

单身汉的不幸

当个单身汉看起来是很糟糕的事情。当个单身汉，老了想找朋友共度晚间时光，得抛开沉重的尊严与颜面自己去寻求邀约；生病了，只能躺在